



# 老苍的工厂

张胜利◎著



**陈忠实**

这是我读过的工业题材作品中  
最让我震撼的上乘之作

**徐剑铭**

这是一部由一位令人敬佩的工人  
作家写出的具有史诗潜质的大作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BEIJING YAN SHAN PUBLISHING HOUSE

# 老爸的工廠

张胜利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  
BEIJING YANSHA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爸的工厂/张胜利著. —北京:燕山出版社,  
2015. 10  
ISBN 978-7-5402-3936-7  
I. ①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3223 号

## 老爸的工厂

---

作 者 张胜利  
责任编辑 满 懿  
封面设计 陈永龙  
题 字 涂少文  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 
电 话 010-65240430  
邮 编 100054  
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1/16  
字 数 300 千字  
印 张 19.75  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2.00 元

## · 代 序 ·

# 守望心中的圣土

——张胜利《老爸的工厂》读后  
关本满

夏日炎炎，暑气蒸人。这不是一个读书的好时节。然而，当我翻开好友张胜利送来的《老爸的工厂》这部书稿时，还是被深深吸引住了。可以说，我是几乎手不释卷读完了这部书稿的。掩卷后，浮想联翩，感触良多，不禁击节叫好，并立即在书稿的末页写下了这句话：

胜利，我的朋友，你终于成功了！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由工人成长起来的作家！

从文以来，在文人的圈子里也算摸爬滚打多年，不敢说“读书破万卷”，但看过的书也委实不少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胜利的名头虽然没有一些大家响亮，可作品的张力，文字的功力并不逊于一些大家。其实，哪个大家、名流不是来自草根阶层来自民间呢？

认识胜利多年了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当我因言获罪、因“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”被从监狱放出来重回厂子不久，积习难改，手痒难耐，忘却了当年“再不从文”的誓言，又舞开文弄开墨了。又和一些文友搅在一起。听人说胜利的小说写得不错，就开始注意他了。以后，从厂报上读到他的文章，果然出手不凡，果然功力非浅，于是，我专门找到他们车间。当时，胜利还是一名普通的车工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开着一台大立车。接触多了，我发现了他对文学的执着，

更发现了他那不事张扬的外表后面过人的才气……不久，我有幸进入厂报主编文艺版，和胜利的接触更多，他也几乎成了我的“御用”写手。只要约稿，不管是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还是曲艺作品，他都可以立马可待……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航空工业部“神剑文学艺术协会”成立，职工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，胜利的写作劲头更足了。经我推荐，他的小说《老模外传》被《剑魂》杂志发在首篇，此后不久，他就成为中国航空作协首批会员，成为航空系统的重要作家。他的勤奋、才气也颇得著名作家、航空作协副主席王德芳的赏识，曾多次说过：胜利有才气，坚持下去，必成大器！果然，1987年他发表在《山西文学》的小说《八舅》广获好评，随后又被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《八七年全国短篇小说选》，名字和王蒙、谌容、陆文夫、刘震云、刘恒等大家排在一起。那年，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不少出自那里。我想，当年胜利如果能够获奖，那么成绩肯定要比现在大得多了。

然而，已拱出地皮正要起根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胜利并没有大红大紫。正当他破茧而出、就要化蛹为蝶时却几乎停笔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几年是他人生的低谷：先是折磨他多年的风湿病又犯了；接着是爱人生病，小女儿住院……那几年，除了单位，他的精力几乎全耗在医院。加之，那时胜利已升任为一个大车间的生产副主任——这可是一个劳累的苦差事——而胜利又是责任心极强的人，于是，他也就只好忍痛割爱，把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放到一边。之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胜利身上的担子更重，有个阶段，还曾主任书记一肩挑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写作就更少了。

对胜利的“半途而停”我是十分惋惜的。

记得2010年冬，已经退休久未谋面的胜利来访——当时，他已搬离厂子多年了。老友重逢，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。当我知悉他退休后弃文从“书”——醉心于书法时，给他泼开了冷水，劝他何必避长扬短呢？我觉得，以他的文字功底，加上长期的工厂生活积淀，如果能写部工厂题材的长篇小说，一定很不错的。据我所知，真正工厂题材的小说又有几个人涉猎呢？——这些年，处在急剧变革时代漩涡中心的工厂生活又是多么丰富多彩啊！

一番长谈后，胜利的文学梦似乎又被我撩拨起来了。当时就摩拳擦掌，说

回去后马上就写！果然“言必行”，果然是“马上”。不久，胜利就拿出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西京云影》。该书2012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受到了长安才子、著名作家徐剑铭的高度赞扬。嗣后，胜利再接再厉，仅一个月，又急就了《老爸的工厂》这部书稿，出手之利索，实在令我惊叹。更令我高兴的是《老爸的工厂》起点之高。我认为，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，无疑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工业题材的扛鼎之作。它的面世，也必将填补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某些独特领域的一个空白。

我之所以如此说，原因有以下几点。

第一，《老爸的工厂》这本书充满了浩然正气。

书中，以老爸、张云峰等人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员、领导干部，他们虽然身份有别，经历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那就是都有一颗赤诚的、忧国忧民的心，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这种使命感不是挂在口头上，而是发自内心，落实在行动上。为此，他们在各种复杂情况下，忍辱负重，默默奉献。就是在“文革”最疯狂的年代，仍坚守在自己的生产岗位上。退休后，他们“位卑未敢忘国忧”，仍然心系祖国的国防事业。因为他们深知国穷遭欺，忘战必危！深知要想被别人仰视就必须先高大起来！这种振聋发聩之声在眼下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呀！

我说《老爸的工厂》之所以好的第二点在人物的塑造刻画上。

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，胜利牢牢把握住了“文学即人学”这一条，在“写人”上狠下功夫。正如他所言：时代影响着人的命运、浮沉，人的命运折射着时代的风云。通过对众多人物的描摹，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生动的时代画卷。单就《老爸的工厂》而言，人物众多，林林总总，层次不一。先进与落后，真性情与假积极、好人与坏人皆有——这也是正常的。但胜利写时绝没有脸谱化，笔下的人物一个个都是那样的鲜活，性格是那样的丰满：好人也有缺点，并不“高大全”，例如老爸的“缙窃”“武斗”“恃强凌弱”；落后分子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例如胡混子的“为民请命”。书中人物各有各的性格，各有各的必然行动轨迹，达到了生活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。其中刻画最精彩的要数老爸、分厂厂长大田、生产副主任大韩，落后分子胡混子、李亮等人。读着使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，就像身边活生生的人。我读着时就常有这样的感觉：胜利这家

伙该不是在写某某人吧？进而会心一笑。

第三，是胜利对语言的驾驭。

小说是语言的艺术。

我们常看到一些人，巧舌如簧，颇有语言天赋，说起话来，活灵活现，让人爱听。可落到纸上马上就变味了，使人不忍卒读。可胜利恰恰相反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但提笔行文时却妙语连珠，生动活泼，准确传神。例如“惊得桌上的墨水瓶直哆嗦”，“老贾的脸上飞起一片惊鸿”，“仿佛准备策划盗窃普京的核按钮，仿佛企图密谋炸毁小布什的总统座机”，“几瓶啤酒的威力比保卫部的能耐强多了”，“狗揭门帘子——凭嘴佷”……俯拾皆是。而他那深刻又准确的警句更令人叹服。例如：“在这物欲横流拜金几成时尚之时，看来要守身如玉抵御利益的诱惑是多么的不容易，高尚的情操、理念在现实的冲击下显得又是多么苍白！”“天哪，天平的砝码先出了问题，还能指望天平公正吗？”不由得令人深省。

第四，是胜利对工厂题材准确地把握。

工厂题材难写，人人皆知。工厂不像农村似的，人老几辈住在一起，文脉丰厚，轶闻奇事众多；不像古典小说，可以天马行空，尽情“穿越”。工厂就难了，有的只是狭窄的厂房和有限的人员，有的只是冰冷的机械设备和单调重复的劳动……这也是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凤毛麟角的一大原因。然而胜利是睿智的，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几十年工厂生活的独特经验，赋予了冰冷的钢铁设备以鲜活的生命，从车间、工厂一方小天地中发现了大千世界。真真正正是“一沙一世界，滴水见沧海”。你看他写工厂的景象是多么生动：“啊，那一台台卧牛般的刨床、劣马般的车床、风火轮般的磨床、巨型盆景般的镗床……”“车刀下，一条条蓝莹莹的铁屑如欢快的游蛇般不断窜动”，“……机声隆隆，砂轮飞转，锤声震天，焊花四溅……”写工厂题材作品时，最忌讳干巴巴晦涩的生产过程，胜利深知这一点，巧妙地简化绕过了这些，让外行也能看得懂。无疑，这也是这部小说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。

另外，为了避免平直，使小说“好看”，胜利还在谋篇布局上下了功夫，处处设伏，环环相扣，常常于不经意间掀起波澜。有时还“节外生枝”，来些闲笔。例如大韩的“拳打镇关西”，李小翠的“火线教子”，读后让人忍俊不

禁。还进一步凸现了人物性格，推动了情节发展。看来，胜利是深知长篇小说创作其中三昧的。

文以载道。

古人云：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著名作家陈忠实言：文学依然神圣。其实，这“依然”也恰恰道出了眼下文学的尴尬。在无处不在的商业利益驱动下，在外来文风的冲击下，文学，特别是传统的纯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了。坚守底线、甘于寂寞的人已越来越少，热衷于钻营炒作的反倒越来越多。宣泄本能大行其道，躲避崇高几成时尚。君不见，一些以丑为美，只盯着“脐下三寸”以出位搏人眼球的不是大有人在吗？一些利用什么“水军”“推手”大肆炒作的“快餐文化”不是大行其道吗？一些越臭越红、越骂越香的闹剧不是还在不断上演吗？我常常不解，一些令人不忍卒读的作品为何那样红火，所幸的是，还有如胜利这种坚守底线的守望者；还有不少如朝圣者那样怀着崇高理想的默默耕耘者……有坚守有耕耘，必然会有收获的！

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蒙尘的金子依然是金子！我坚信这点。我为胜利《老爸的工厂》叫好，我期待着他的下一部作品更加精彩！

2013年8月9日

（作者为著名传媒人、西安秦凰创编书院院长、香港《中国文学》顾问）





这是初夏一个槐花飘香的夜晚。

那晚，月色很美。朦朦胧胧，柔和、迷离、清淡，整个大地如梦似幻。

书房里，我的心情却并不那么恬静。灵感的枯竭、笔下的滞涩正不断地折磨着我。

——我的创作陷入了一个瓶颈期。

正在这时，披着一身月光、裹着一身槐香的老爸进门了，简单的几句问候后，当我获悉年近古稀的老爸因试制新机又一次受到表彰时，心里不由得一热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：嗨！古人创造的“熟视无睹”这个成语太高明了，我真是灯下黑呀！眼前，老爸难道不正是个现成的写作素材吗？瞬间，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攫住了我，我激动地抓起笔，立刻，“老爸”这两个字砸落到稿纸上，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也立刻浮现在了我的眼前……

老爸是个老工人好工人，是个可以把平凡的事干成不平凡、把普通的事干成不普通干到极致的“能行”人。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他也是一个颇有使命感的人——当然，如今使命感似乎已成为“过去时”不那么时髦不那么神圣了。然而，如同虔诚的朝圣者，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如今仍深深地熔铸在老爸的灵魂中，主宰着他的生命。

如此说来，老爸一定是个正统老派的守旧之人了？这话对也不对。其实细思起来，在眼下“新”字大行其道之时，“旧”也未必一无是处，例如忠孝仁义；“新”也更不是一切皆好，艾滋病、白色污染……皆为“新”也，好吗？

老爸的使命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也可能和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。

老爸是遗腹子，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飞机隆隆轰炸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。

当时，我的祖父在西京城西南城角的第一实验小学任国文老师。这所学校在西京城的名声很响，犹如现今重点学校中的重点学校。能到该校任教自然十分光荣。

老爸没见过祖父，我当然更没见过他，只见过他的几幅照片。其中有幅照片是祖父和他的几位学友在校门口拍摄的，距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。泛黄的照片中，西京城名士熊斌题写的“省立西京高级中学”横额牌匾下，祖父和几个同学一字而立，祖父身着一身白中山装，梳着大背头，浓眉大眼，一派风流倜傥的样子。他存世的东西很少，只有一枚印章和一个老式皮箱，外加几本线装老书。有次，我偶然翻阅一本《龙文鞭影》时，发现里面夹着几页纸片，看后我大吃一惊：天哪，这小楷字真是写出来的吗？简直比印刷出来的都正规，都漂亮！看到那几张纸片后，我对一些书法展览中所谓大师的作品嗤之以鼻了。和祖父的墨迹相比，那些作品顶多只是初级水平！及至后来我又翻看民国大儒章炳麟先生题写书名的作文选时，发现了我祖父的大名——临县张明宇，我更是大吃一惊，祖父那才气横溢优美无比的美文又是多么令人敬佩！我想，我之所以小有文才，尚能在此和诸位饶舌，也可能是得之于祖父文学天赋的遗传吧。

这么说来，我家一定是世代为官广有家财的书香门第了。

不，不，我家只是乡间的一门寒门小户，是只有几亩薄田真真正正的贫农。可以说，祖父是我家人老几辈第一个读书识字并能到省城干事的人，是令我们那门无比自豪、光宗耀祖的第一人。

小时，我曾听奶奶说过，祖父之所以能被送入学堂念书识字是很有故事的。因为我太爷切切实实地感到了不识字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。

因为，太爷正是因为不识字“睁眼瞎”大受其苦，并险些丢掉了性命。

那是民国初年，军阀混战，天下大乱，有枪便是草头王。一日，不知从何处又来了一股“粮子”（旧称军人）进驻到镇上，索粮要款，派夫抓丁，天怒人怨。这天，一队粮子掂着枪窜到村里来抓丁，太爷和村里一些青壮年闻声连忙躲了出去，粮子们在村里闹腾两天也没抓住一个人。不，是抓了一个人——不过，那小伙是个半憨子，见人只会傻笑，连自己十个指头都数不全。粮子班长本想抓回去充数交差，怎奈那半憨子半路就露馅了，屎尿拉了一裤裆，臭得

那个班长捂着鼻子直躲。气恼中，返回村里给“乡约”——大约也就是后来的保长——下了最后通牒：再不送几个兵，后天就要让他拿钱去顶，就要抄他的家拿他是问！乡约吓坏了，愁坏了，想躲吧，又割舍不下那份家业，正在这时，太爷回村了。

那阵，太婆正坐月子，太爷听说粮子走了，放心不下媳妇，于是偷偷摸摸回到村子，见媳妇、儿子安然无恙，方才放下心来。

第二天，太爷到街门口去抱柴火，恰巧碰到了乡约。乡约还是太爷本家的一个长辈，但因太爷好说公道得罪过他，所以两人心存芥蒂，平时并不来往。照例二人无言擦身而过时，乡约突然停住步，回身笑咪咪道：“看看，我刚说到镇上去办事，不巧肚子疼，现找人嘛也没人。是这样，麻烦你一会儿到镇上给我捎个信。”

“镇上有粮子，我不敢去。”太爷说道。

“那有啥不敢的，咱村拿钱都顶了！”

“真的？是这，我回去给媳妇交代一下。”

太爷当时本不想去，又想，送个信也不是个大不了的事，再说，他也不想和乡约把关系弄僵，何况，老汉还肚子疼呢，就答应了。

太爷返身回家给太婆打声招呼，就来到乡约家。进了上房，乡约正坐在太师椅上咕噜咕噜抽着水烟等他呢。见他进来，放下手中水烟袋，从账册上裁下一张三指宽的纸条，拿起毛笔膏了点墨，写下一行字，对太爷说道：“你把这信直接交给总乡约就行了，记好，直接给他啊！”

太爷接过纸条，见墨迹未干，怕弄脏了，哈着气吹了好久，待干了后，才小心翼翼地那张纸条折好，没敢耽搁，就直奔镇子。

大热天，太爷奔波十多里才到镇上，他气都没顾得喘，汗都没顾得上擦，就穿过集市来到圪塔庙旁的镇公所。见了总乡约，太爷说明情由，就把纸条交到他的手里，刚准备拧身要走时，总乡约嘿嘿干笑两声喝住他，道：“别忙，别忙，朝里走……”

“我还有事呢……不麻烦你了！”太爷还以为总乡约有啥事，又见里面有个人提着把大茶壶朝外走，以为是留他让他喝水呢，有点受宠若惊，感激地推托道：“不麻烦你老了，我不渴，不渴！”见他那样，总乡约摇摇头笑了，“喝，

你喝尿去吧！”

太爷有点心虚，打着哈哈道：“噢，噢，我弄错了，还以为……”说着就要出门，被门口两个乡丁用长枪挡住了，斥喝道：“去，朝那边走！”太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走到偏院，探头一看，只见偏院东墙根儿站着二十来个小伙子，人人都哭丧着脸，还有两个被五花大绑拴在柱子上。太爷霎时醒悟过来，八成自己被抓了！脑子一转，嘴里支吾着：“我是送信的，送信的！”说着，屁股一扭，兔子般倏地就想朝外窜。可是晚了，大门口两个乡丁听见偏院响了一枪，立马持枪堵住了大门。看着两个黑洞洞的枪口，太爷吓坏了，正愣神间，身后几个乡丁一下子把他掀翻在地，捆了个结结实实——太爷被真真正正抓了！

第二天，那队粮子就开拔到千里之外的青海。过后，太爷才明白自己被抓了的原因：因为乡约一直忌恨他这个“刺儿头”不安分子，一直想借机收拾他。而太爷亲手送交的那张纸条上赫然写着的正是乡约收拾他的“密文”——

来人系壮丁也，不安分子，千万不可放过！

而太爷这个两眼墨黑的睁眼瞎子居然屁颠颠地为虎作伥，自投罗网，自己把自己“送”进去了！

太爷在粮子队伍上遭的罪就不说了，弟兄们死了一茬又一茬。幸亏他机灵身体好，才九死一生从戈壁荒原上逃出来。

回村之后，太爷当然首先想到了报仇。然而晚了，乡约刚好年前得紧病死了，于是，报仇的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。

打那以后，太爷切实感到了不识字没文化的可怕，真真是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，弄不好连命都要搭上。自此，他暗下决心，就是豁出命来也绝不能让后辈当睁眼瞎子！

因为在部队闯荡过，见过世面，还当过排副，太爷的眼界无疑比普通死守黄土背朝天的村民开阔得多，也很会谋划，很能吃苦，日子自然也比一般乡民强了不少……总之，因那个乡约之功，祖父这种寒门小户居然也有人上学堂读书了。总之，因这一机缘，祖父得以进入西京城上了洋学堂、并最终在赫赫有

名的西京第一实验小学当了教师。

家门之幸，祖父之幸！

然而幸运之中又蕴含着不幸！

祖父履职后，不久就把祖母接到西京城，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双仁府街上。祖母可真算得上书香门第，出身中医世家，端庄贤淑，知书达理。其时，祖父祖母两口郎才女貌，琴瑟和弦，相敬如宾，很令众人羡慕。

祖母记得很清楚，老爸当然记得更清楚。

这是抗战正紧张的1942年10月28日——因为这个日子，既是祖父的忌日，也是老爸的生日。

这是秋日一个风潇雨晦的阴雨天。

打天明开始，秋雨就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冷风裹着寒气不时吹拂着，风中，槐叶、榆叶、椿树叶、梧桐叶……纷纷扬扬不住地朝地上落，大地呈现了一片肃杀之气，冬天看样子快来了。

下午，祖父无课，就拿过学生的作文本批阅开了。批着改着，当他看到了一个姓郑的学生的作文时，不由得满脸喜色，嘴里还不时轻轻念出声来，显然，他又读到一篇好文章了。

和他面对面办公的一位年长的教师问道：“张老师，又有好文章了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祖父连连回答，难抑激动之情，扬扬手中的作文本道：“这娃有天分，更有一股爱国的正气，作文越写越好，你看看，这篇《九一八感怀》写得真好！”祖父说着说着不由得站起身，朗声念开了。

见他诵读，其他教师也被感动了，放下手中工作，全都侧耳静听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校工走进来说有人找他，让祖父快点回去，原来，祖母恐怕快要生了。

当时，祖母躺卧在炕上肚子疼得厉害，同院的两个大嫂正围在她的身旁。祖父急火火进了屋子，问了祖母几句，见情况紧急，转身就去请大夫。

雨已经停了，天也有点放晴。那时，西京城里的马路都是石子土路，见水，马路就泥泞不堪。祖父顾不得什么，蹚着泥水一溜小跑就向西大街广济街奔去。鹤龄堂中药房旁边正有一家“雷秀兰助产士”诊所，祖父先前早和那个

雷大夫打过招呼了。

祖父给大夫道明情况正准备返回时，防空警报就响了。也怪，阴天，日寇飞机一般不会出动，这次怎么发神经了？

那天其实不远处就有防空洞，可祖父想到处在危险之中待产的祖母就什么也顾不上了，深一脚浅一脚向双仁府家中奔去。刚奔到桥梓口，突然，日寇的一颗炸弹从天而降，爆炸声中，祖父不幸被弹片击中，一片罪恶的弹片击穿他的腹部，鲜血哗地喷涌出来。祖父手捂肚子，踉跄几步，一头栽倒在地。他挣扎着向前爬了几步，硬撑起半边身子向双仁府——他妻子和即将诞生的孩子住的地方看了看，头慢慢垂了下去。然而，他的手里依然牢牢抓着祖母递给他的油布雨伞……他的身下是一汪涸成一片红色的雨水。

就在祖父心含不甘地合上了他的双眼，双仁府一户小院的土炕上，一个注定生来见不到父亲的小生命降生了。

老爸没见过祖父，祖父也没有给他这个儿子留下什么——不，也留下了——那就是老爸的大名：抗战。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，祖父一直对自己没能上战场耿耿于怀，他也真后悔当年错过了上黄埔军校的机会。因此，之前他已和祖母商量好了，生女儿就不说了，倘若生了儿子，就绝不能按乡间门里大号排列那样，叫什么富呀贵呀，一定要叫抗战，一定要记住国家民族的这场劫难！

1942年10月的这次轰炸，日寇飞机又夺走了西京城几十个人的生命，又欠下了一笔血债！

小日本，小日本的飞机，我日你妈！面对轰炸现场的惨状，人们眼里喷火，悲愤地吼骂着、诅咒着。

他们仰天长叹——

中国的雄鹰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傲视长空。

中国的天空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强盗的身影！

## 二

老爸的命运仿佛注定要和飞机联系在一起。

祖父遇难后，无依无靠的祖母只好又回到乡间老家张家滩，老爸这个本该是城里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天生的乡下人。

因为失去顶梁柱，在乡间老家，祖母的日子无疑是艰辛的，幸亏七年后，天空出现了曙光，枪炮声中，西京城解放了。

在历史风云洗礼下，老爸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解放不久，老爸就背着祖母自做的黑粗布书包踏入了乡间小学的校门。

因为身上流淌着祖父的血，因为有知书达理祖母的谆谆教诲，加之天资聪颖，老爸在学校里成绩一直是出类拔萃的。小学一毕业，就考上了县城的中学。五十年代，在乡间，能考上中学是挺不容易的，当时也曾在村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。本来，老爸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上高中、上大学的，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知识分子。然而仅仅上了一年多，老爸就毅然决然地退学了，他居然瞒着祖母考上了西京城的一所航空技术学校。

老爸钟情于航空事业当然是有根源的。

其一是对祖父之死刻骨铭心，深深感到航空事业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；其二是人们当时对航空事业的崇敬之情，能让一堆铁疙瘩在天上飞来飞去多不简单啊；其三是源于老爸一位本家堂叔讲述的故事。

老爸的本家六大——当然我得称他为六爷了——新中国成立以前就上过高小，在乡间，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。“抗美援朝”时，六爷不顾家人的阻拦，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上了前线，参加过多次战斗，立了几次功，后来因伤回到村里。和他同去的两个老乡都不幸牺牲了……一次，谈起朝鲜战事，六爷唏嘘不已，道：“别看美国兵人高马大，真拼起命来，熊包蛋一个，没几下扭尻子就跑，拼起刺刀单对一肉搏，他们也不是对手。可人家武器好呀，尤其是那些飞机，黑压压的，整天在头顶旋，咱们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一颗颗炸弹朝下撂。可以说，咱们大多数人都是伤在那上面的，上甘岭战役中，咱村的二狗就是被炸弹炸死的……唉！”六爷咬着牙，狠狠地道：“咱们如果也有那么好的飞机，他美国人还敢那么猖狂吗？”

以后，老爸和我闲聊时常提起这句话。我想，这句话一定对老爸的人生之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，也许是他心中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结。

这是老爸刚上初二时的事。

一天，课间自由活动时，老爸的一个同学悄悄来找他。这位同学名叫秉诚，是我们张家滩邻村人，小学，他就和老爸在一起，两人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。背过人，秉诚——我该称他为叔叔了——神秘地问老爸道：“抗战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姑父想介绍我到西京城里上技校，我准备明天就去报名，想问问你，愿去不？愿意的话，咱俩一块去报名。”

“什么什么，地校？”老爸还从没听过技校这个名称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地校？是不是种地的学校，种地有啥学的，村里谁不会种？我不去！”老爸一口回绝。

“不是，不是种地的学校，是造机器的技工学校。”秉诚叔忙给老爸解释。

“技工？技工是弄啥呢？”老爸没听过技工这个词，还是懵懂不解。这也难怪，五十年代，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技工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“唉，怪不得西京城的人把咱乡下人叫‘乡棒’，看看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”秉诚叔见老爸依然不懂，也就不再解释。恰在这时，天上飞来一架飞机——当时，张家滩渭河北边刚修了一个军用机场，常有飞机起落——秉诚叔手指那架飞机对老爸说道：“我说的技校就是造那个的学校。”

“造飞机的学校？”老爸惊喜地问。

“那还有假？是航空技校。”

一听说是造飞机的学校，老爸的兴致一下子高了，连连道：“行，行，如果真是造飞机，不让去我也要去！”

原来，秉诚叔他姑父在西京城里的航空技校工作，知道学校最近在招生，门槛不高，高小毕业生就可报名。秉诚叔家姊妹多，负担重，家里常为他的学费发愁，也一直托人想在城里给他找份工作呢。

这真是个大天大的好事！

天赐良机。

倘若考上航空技校，将来就可以去造飞机，上学不用花钱不说，公家还另给零花钱呢，一毕业就能进工厂挣工资、就能吃商品粮当城里人呢。

不日，老爸就自作主张和秉诚叔到西京城西郊那所航空技校报了名。

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，老爸才把报考技校的事告知了祖母，祖母开始老大不愿意，她希望儿子多念点书。新社会了，念书不像过去那么难，不说大学，最少也得像他爸那样上个高中呀，劝老爸道：“我知道你心疼妈供你念书花钱



操劳，想早点挣钱养家。妈身子骨还行，大不了多熬夜多织些布就行，实在不行，咱再买个猪娃子养着。”

“养个猪容易？拿啥喂？人的粮都紧张，我在外面帮不上你，你一天割草挖野菜能行？”

“只要我娃你有出息就行！”祖母道：“咬咬牙，苦几年就过去了。你们老师说了，你是个念书的料，只要好好念，一定会念到京城去的，叫我一定好好供你呢！”

“妈，你听我说，”老爸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祖母打断了，“我娃，听妈的话，咱不去那技校了，把通知书撤了算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六爷进门了。六爷是听说老爸考上航空技校专门来的，进门一听，忙插言劝开祖母：“嫂子，娃的选择是对的，造飞机，你说该有多光荣，咱乡里县里谁造过飞机？连飞机的毛都没沾过！”

见祖母还在犹豫，老爸动了感情，低头良久，复又抬起，低语道：“妈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光想早点出去挣钱，实说，我们班主任也一直劝我不要退学。可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学校是造飞机的我才想去。当年，咱国家如果有飞机，上天去跟他日本人干，他日本的飞机还能那样大模大样地在咱西京城天上张狂，我爸他能……”老爸说到这里有点伤情，看看操劳过度已有白发的祖母，道：“我爸如果活着，这阵不知在西京城干多大的事呢，你还能黑不黑明不明屋里地里的受这些苦……”

话说到这里，祖母不吭声了，她抬头瞅一眼玻璃镜框里祖父的遗照，眼睛湿润了。沉默好久，对老爸道：“算了，不说了，依你吧！说好了，离开妈到城里，别和旁人比吃比穿，好好念书，踏踏实实学本事，本事学成了，将来好好造飞机，给你爸争口气，也给咱中国人争口气！”

### 三

老爸的技校学习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。

虽然这所学校是由东北搬迁过来的，属于初创的新学校，条件相对简陋，